

孩子,妈多想再看你一眼

倾诉人:沈金华 女 65岁 鼓楼区

3年前,我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:有个漂亮聪明、孝顺能干的女儿。亲朋好友都说,有这样的孩子,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可现在,我却是人间最失落的母亲:年仅38岁的女儿,匆匆离开了人世。孩子,你怎么走得这么早?你和妈妈,不是还有好多的心愿没了吗?

4岁的女儿,主动照顾起2岁的弟弟

我跟老伴都是工人出身,生活忙碌而平淡。直到女儿铃子的出生,日子才变得有滋有味起来。小时候的铃子是个白嘟嘟的小肉团,圆溜溜的大眼睛,特别爱笑,可爱极了。两年后,我们有了儿子小勇。两个孩子却没空带,成了我们最头疼的问题。我们俩都是三班倒,只有错开时间,轮流回来照顾他们。为了这,孩子们常常熬到晚上七八点才能吃上热饭。我们心里觉得委屈了孩子,可也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
一天晚上,老伴哄孩子们睡着后,赶着上夜班去了。可这时候我的活儿还没干完,必须继续加班。孩子一个4岁,一个2岁,“要是他们半夜睡醒了,看不到大人怎么办啊?”我忧心忡忡地赶回家一看,小勇在铃子的怀里,睡得正香呢!小勇跟铃子都爱闹床,一般是分开睡的,这是怎么回事?

原来,半夜小勇醒过来找不到妈妈爸爸,着急地哇哇大哭,铃子也被吵醒了。她说自己当时也差点跟着哭了。“屋子黑黑的,爸爸妈妈都不在。心里很害怕,很难过。可弟弟比我更害怕啊。”这时候小勇看到铃子也醒了,边哭边说:“我要爸爸。”铃子郁闷地嘟着嘴:“爸爸去上班了。”“我要妈妈。”“妈妈还没回来。”“那我要姐姐。”铃子一听,笑着招招手:“那就过来吧。”小勇立马止住了哭,乖乖地爬到她身边躺下,放心地睡着了。听完我一阵心酸,把铃子搂在怀里:“真是妈妈的乖女儿!”

从那以后,铃子就开始照顾起小勇来。一开始我还不放心:自己丁点大,怎么照顾别人?可铃子倒是一直很机灵细心,把小勇照顾得好好地。再长大一点,她就开始带着小勇出门玩。一年冬天,小勇被别的孩子失手推进了小水沟。铃子赶紧把他拉上来一看,棉裤都湿了。“小勇别怕,姐姐带你回家!”等到了家里,她把弟弟安顿进暖暖的被窝,湿裤子就放在炉子上烘干。等我们回到家,孩子们已经又在活蹦乱跳了。

这些小时候的事,都是铃子等我回家后,用稚气的声音“汇报”给我的。长大后的铃子,早已不记得这些,反倒缠着我给她讲。

我卧床不起,女儿彻夜不眠

上学后,铃子一直没让我们操过心。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,人又幽默开朗,是大家的开心果。毕业后,她当了名公务员。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,追她的人不少,她也总是乐于让我给她做参谋。28岁时,她的终身大事总算定了下来。婚后,铃子给我添了个可爱的外孙女媛媛,为了照顾孩子,我便住到她家。晚饭是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光。这时候,全家都聚到一起,有说有笑。往往我还在厨房忙

活,就听到铃子由远及近的声音:“妈今天做了海带红烧肉!老远我就闻到啦,香极了!”

2002年,我的肠道出了问题,不得不住院开刀,身体非常虚弱。铃子一有空,就带着媛媛来看我。每逢周末的晚上,她就来医院陪我整晚。当时,我的思想包袱很重。一方面,我常常感觉肚子里翻江倒海地难受,总觉得这病不同寻常,怕是难好;另一方面,当时家里盖房没多久,铃子、小勇又先后成家,我跟爱人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。见我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,铃子也不肯睡,坐在板凳上,挨着我,陪我说话。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,她早早让我不用为钱担心,安慰道:“医生说了,年纪大了,身体有个毛病很正常,养养就好了,也不花多少钱。”有女儿的陪伴,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欣慰。一个月后,我就康复出院了。看到医生们惊讶的神色,我才明白,自己的病情一度非常凶险。多亏了铃子和家人的照顾,让我幸运地活了下来。不过后来,铃子一直没让我知道,当年她为我的病花了多少钱。

此后每一年,她都会利用年假,带着我跟她爸出去旅游,青岛、黄山、九寨沟……一年一个地方。亲朋好友们总是夸我好福气,有个这么能干孝顺的女儿。

从来不生疾病的女儿突然查出了癌症

铃子的第一次干呕,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,是在2005年下半年。身体一向很好的她,没把这当回事。我催了好几回,她才去了医院。当时医生做了简单的检查,怀疑她患了胆囊息肉。一听不是什么大病,我们就放松了口气。到了2006年,铃子再度开始干呕,这回我们又怀疑她是被同事传染上肝炎,可检查完肝功能,也没有问题。到了2007年初,呕吐的情况再次加重了,铃子这才做了胃镜。诊断书上写着:胃癌,晚期。

这如同晴天霹雳!我一开始根本就不相信。这肯定是弄错了!铃子的胃口一向好,饭量也不小,我做菜最捧场的就是她。等我最终接受了事实,心里依然满怀着希望:当时铃子才37岁。这么年轻,身体又很好,这个病肯定能治得好!怀着这唯一而坚定的想法,我陪她开始了漫长的治疗。

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,光是手术,铃子就经历了4次,化疗、CT更是不计其数。经历了那么多痛苦的治疗后,铃子的身体还是飞快地垮了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原先光彩照人的女儿,一天天枯萎下来:她原本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,掉得露出了头皮,我心酸地托人给她买了顶帽子;吃点东西就吐,可她还是皱着眉头,一点一点地往嘴里吞。到了最后的那段时间,她的腹部和双腿严重浮肿,人已经无法平躺,只好单腿弯曲着趴在被子上,才勉强好过一些。纵然到了这时候,铃

子还是一如既往地幽默:“你们看,我这样像不像在练蛤蟆功?”引得病房里笑声不断。

我后悔没让她吃最后一个冰淇淋

铃子一直很爱吃冰淇淋,而医生反对,认为这可能引发胃部大出血。在2008年5月初,已经开始呼吸困难的她,曾小心翼翼地提出,能不能给她买只冰淇淋解解馋。当时小勇在场,他听到二话没说就买来递到铃子手里。我却一直着阻止,认为这对身体不好。最后,铃子只轻轻吮了两口,就恋恋不舍地给了我。

5月6日的晚上,一直虚弱的铃子陡然精神了起来,一个劲儿拉我陪她聊天。现在想起来,那分明是回光返照啊。“妈,给我说说小时候的事儿吧。”我当时已经连续几天没睡好,困得不行,便简单给她讲了半夜哄弟弟的故事。“这个我已经听过好多遍了,再多讲些吧!”我勉强说了几句,还是忍不住犯起困来,耳边依稀听到她的哀求:“妈,再多讲些,再多讲些……”可我居然就那么睡了过去,错过了铃子人生的最后一晚。

到了5月7日,铃子开始呼吸困难,随后陷入了永远的沉睡中。她想吃冰淇淋,我为什么不让她吃个够?她想跟我聊天,我为什么不能打起精神来陪她好好聊?最后的1年里,我甚至没让她拍任何照片,没留下哪怕一张合影。“不需要拍,女儿会好起来的,有什么好拍的!”任何涉及到负面的事情,我从来都是不想也不做。现在想来,我当时真是太脆弱,也太幼稚了。都是我的错,让铃子和我都留下了那么多未了的心愿。这使得我无时无刻不在自责。

在她临走前一天,我曾经问过她:“孩子,妈想你了怎么办?”她甜甜地笑着说:“想我的时候,就接着我的女儿媛媛吧,跟搂着我一样。”现在,我还住在铃子家里,一心一意照顾着媛媛。每天,铃子的房间我都会打扫一遍。每晚,我的枕头都会被泪水沾湿。

不知不觉,就快到一周年祭日了。铃子,在这一年里,我没有一天不想你。妈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,你怎么走得这么快?你想我吗?怎么也不到梦里来看看妈妈?

(除倾诉者外,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
快报记者 沈晓伟 整理

我还没孝敬够,母亲就走了

倾诉人、执笔人:姜继直 男 60岁 公司职员 建邺区

十五分钟前,母亲还正常服了药,孰料,十五分钟后,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母亲突然瘫软下去,面色陡变。任凭我拍打、输氧,千呼万唤,母亲再也没有醒来,在我的怀中安详去世。

按说,母亲已是91岁高龄,算是已尽天年,且卧病两年余,能这样平静地离开人世,亦是顺事,不必太过悲伤。但巨大的悲痛,却使我几近晕厥,泪如泉涌,捶胸顿足地呼喊着:“我的老娘,我的老娘啊!”

两年多前,母亲还很健朗,读书看报不戴眼镜,看电视,能将剧情娓娓道来,无事喜欢将各色旧衣物改制成很实用的围裙、背心(母亲称之为“玩破布”),生性喜动,常年在各子女家走动,图个新鲜。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,将她击倒,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,但毕竟年事已高,留下了偏瘫、失语的后遗症,尤其痛苦的是神志不清,有时,甚至自己的子女也不大能辨认。大约是因为我长期侍奉在侧的缘故,母亲总算还认



识我,只是表情刻板,眼神茫然,加之失语,很难交流,我只能从她含混不清的语言中,不断猜度她的意思。

母亲病后,常闹情绪,烦躁不安,不肯吃饭,拒绝服药。一次,我急得大叫:“妈妈,您不能这样闹啊!我也是60岁的人了,头发也白了啊!”母亲似乎一下子便听懂

了我的话,侧过头,仔细打量着我的鬓角,原本茫然的眼神,突然变得清澈明亮,充满慈爱,伸出枯瘦的手,不断抚摸我已斑白的鬓角,顺从地将药服下。我不禁狂喜:母亲还没有糊涂,还知道体恤我啊!

坐在母亲身边,拉着母亲的手,母亲总是显得很平静。我看着母亲清瘦的脸庞,想起母亲往日的神采,一阵心酸涌上心头,忍不住落泪。母亲发现了,茫然的眼神突然变得充满慈爱,再次伸出枯瘦的手,轻轻地、轻轻地为我拭去眼角的泪水。顿时,一股暖流传遍全身,无尽的母爱,甚至能突破医学的界限,使我60年来,能沐浴在母爱的阳光中,我是幸福的。

为母亲守灵,神志恍惚。每天晚上给母亲喂饭洗漱,输氧按摩,至22点,给母亲服下救心丸,叮嘱几句,收拾母亲的餐具,已成日常生活规律。当我又习惯性地收拾母亲的餐具时,猛然惊醒,我已永远失去了孝敬母亲的机会!

亲爱的赛买提大叔

倾诉人、执笔人:韩万生 男 63岁 退休工人 鼓楼区

每天清晨我下楼取牛奶时,就会想起赛买提大叔。在那段岁月里,他给我们这些南京知青送奶羊、挤羊奶渡难关的日子就像昨天发生的事,一件件浮现在我眼前……

女儿出生后,赛买提大叔给了我们一头羊

那是1976年3月,在新疆阿瓦提丰收三场广袤的土地上我女儿出生了,由于母乳不足,缺少奶水,营养不良而导致她体弱多病。我的好友,阿瓦提县阿音柯公社库拉斯大队的赛买提就在我们连队附近放羊,他看到我们夫妻俩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就提出:与其从南京千里迢迢寄奶粉,倒不如从他羊圈里牵一头奶羊回家喂养挤奶。第二天我从他羊圈里挑了一头肥壮结实、正在哺乳期的奶羊,哪知它死活不肯挪一步,原来羊是恋群的。没办法,赛买提只得把整群的羊赶到我家门口,连拉带拽地把我赶进我家院里,回头一看又多了一头,原来是小羊羔跟着妈妈进来了。

一开始,大羊极不配合,头顶脚踢不让你靠近;小羊羔冲着我们咩咩地叫,真有大哭,小孩闹之势,赛买提只好把羊羔抱回羊圈。看不到羊羔的大羊安静了些,我把羊头和一条后腿固定住,挽起袖子开始挤奶,从未干过此活的我以为双手一挤羊奶就会像自来水那样哗哗直淌,其实不然。本地的山羊产奶量本来就不高,加上我操作不当,挤了半天未见一滴。赛买提看到我这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可乐坏了,于是他就耐心地、手把手地教我调整姿势,终于见羊奶如针尖状地滴出,一碗奶挤满,人累得腰酸背痛,身上流的汗比挤出的奶多得多,然后再用纱布过滤杂物,烧熟后饮用。

此后,我家似乎多了一位成员,早晨给它割草,中午把羊羔抱来见见面,晚上还把有限的口粮省一点给它加



作者(左三)和赛买提大叔(左四)等人的合影

餐,它也不辱使命,产奶量一天天提高。这一碗碗饱含着浓浓民族情的羊奶不仅给我女儿,也给其他知青子女解了燃眉之急。

我教他汉语,他教我维语

赛买提还有一手做拉面的绝活,只要他到连队来,总要到食堂露一手,他神秘地说:必须加进一种叫肖尔拉(梧桐碱)的调料,才能拉得细,吃得爽。

在他的帮助下,我们学会了砌火墙,挖菜窖,编箩筐,擀毛毡。我们知道了葡萄干是把葡萄整串地挂在四面通风的房子里晾制的,而哈密瓜一定要用网兜挂在木梁上才能保鲜到来年……对此我曾以多种方式表达我的谢意,但都被他婉言谢绝,他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教我他汉语。上世纪70年代文革期间维吾尔族老乡学汉语就如同我们现在学英语一样,热情相当高,他们也认为不懂汉语不利于今后的发展。于是他从毛主席语录到日常生活用语,无不刨根问底,弄得我招架不住,经常无以对答。为提高听说能力,我俩还订了君子协定,即见面后他讲汉语,我讲维语,直到讲不出为止,但每次都是我甘拜下风。

在赛买提等民族兄弟的帮助下,我们的生存能力得以提高,度过了最艰难的一

段岁月。

他还惦记着羊奶喂大的南京娃

2000年金秋时节,我们八十多位老知青代表终于有机会重返塔里木,回到了魂牵梦萦的丰收三场。已是库拉斯乡党委书记的赛买提得知我们到来的消息,特组织了百余辆摩托车,浩浩荡荡地把我们的车从库拉斯护送到来丰收三场。

场部更成了欢乐的海洋,学生吹号打鼓,而维族老乡则弹起热瓦普琴,跳起了欢快的麦西来普。我们这些“贵宾”穿行在欢迎人流中,不知不觉都哭了。赛买提一见到我就十分关切地问那些用羊奶喂大的南京娃怎么样?我高兴地对他说:“他们十分结实健康,能吃羊肉不怕膻;羊肉串一吃一大把,涮羊肉一吃一大盘。”赛买提听了哈哈大笑,他笑得那么纯朴,那么爽朗。

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,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。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。热线:025-84783612(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)

信箱:kbinsheng@126.com;论坛:www.js.cn·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